

# 休闲生活节律与乡土社会本色 ——以近世江南庙会为案例的跨学科考察

小 田

(苏州铁道师范学院 历史系, 江苏 苏州 215009)

[关键词] 庙会; 休闲; 岁时节律; 江南乡村

[摘 要] 作为乡村社会最重要的休闲生活方式之一, 庙会应和着特殊的乡土岁时节律。本文以江南庙会为例, 从庙会年度周期、庙会时令和庙会时段三个侧面, 通过历史学与社会学的对话, 揭示了近世区域社会生活实态及其特质。

[中图分类号] K25, C91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83-0214(2002)10-0047-05

## The Rhythm of Leisure Life and the Inherent Qualities in Village Society

XIAO Tian

(History Department, Suzhou Railway Teacher College, Suzhou 215009, Jiangsu, China)

**Key Words:** temple fair; leisure; the rhythm of the agricultural period of a year; south-east China village

**Abstract:**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leisure ways of life in village society, temple fair coincides with the special rhythm of the agricultural period of a year. Based on a typical temple fair case in south-east China, this paper attempts to reveal, through the dialogue between history and sociology, the actual state and inherent qualities of the regional social life in modern times from the aspects of temple fair's annual cycle, season and periodic duration.

与精英文化不同, 在理解从属社群的文化存在时, 美国学者保罗·康纳顿(connerton. p.)提醒人们注意: “这是一种其成员的生活史有不同节奏的文化”, 他们的生活节奏呈现“不是简历, 而是一个循环。基本的循环是天, 然后是周、月、季、年、代。”<sup>[1](p16-17)]</sup>岁时, 是中国普通民众特殊的时间体验, 江南庙会所呈现的岁时节律, 正反映了社区普通民众, 特别是乡土社会生活本色, 而两者之间的关系探讨, 通过跨学科的对话将得以更好地完成。<sup>①</sup>

江南绝大多数庙会以年度为周期。<sup>②</sup> 庙会的年度周期, 即庙会仪式以年为单位的循环操演。<sup>③</sup> 年度周期是乡土社会的伴生物;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在江南乡村由于生产样式的不同可能还有更具体的表现形式, 但与乡土中国的总体特征大致不离; 庙会也就附着于一年十二个月的岁序中。台湾学者对于岁时节日的分析同样适用于庙会生活: “农业社会, 其生活方式在于某一范围内, 为了调节生活, 因而在耕耘与收藏之间, 订了许多的节日来纪念、庆祝。这久而久之, 许多节日成了传统的标准, 为数据<sup>[2](序页)]</sup>然而, “为了调节生活”仅仅是

① 这一论题的思想与方法论意义, 在法国学者皮尔·波迪欧(P. Bourdieu)的论述中, 得到进一步的证明: 在传统社会里, 农业村落的时间不仅是一种抽象的知识论体系。它包括了不同的社会文化体系, 将生产实践中的年度周期与社会风格中的礼仪认同认识相结合。因此, 通过研究农业村落的时间观念, 可以证明文化不仅是象征体系, 还是社会经济的体系, 是象征与实践结合的产物。参见王铭铭著《社区的历程》,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 第56页。

② 极少数庙会具有特殊的社区整合意义, 不在本文考察范围内。比如吴县东山穹窿会10年1次, 吴江双杨会10年1次; 宁波鄞县姜山礼拜会比较特殊, 每逢闰年的二至五月间举行, 赛会三四日。至于绍兴东关镇的五猖会往往数年、甚至二三十年方才迎赛一次, 那是不具有制度意义的事情。以上分别见王洁人等编《善人桥真面目》, 吴县善人桥农村改进委员会, 1935年, 第35页(苏州地方志馆藏); 沈云著《盛泽竹枝词》, 苏州大学图书馆藏; 《宁波市志》, 中华书局1995年, 第2842页; 鲁迅著《五猖会》, 《莽原》第1卷, 第11期, 1926年6月10日。

③ 少数同一名称的庙会, 一年出现数次, 其特征都不一样, 应视作不同的庙会。如城隍“三巡会”3次, 南京汤山南七里之丁水庙每年正月十五、三月二十三、七月十五举行3次庙会(《农民教育》(三年来之汤山农民教育专号)第二卷, 第4、5、6期合刊, 第87页, 1930年4、5、6月, 上海图书馆藏); 绍兴炉峰香市崇奉的是观世音菩萨, 一年3次的确定, 乃根据佛教的说法: 二月十九为观世音圣诞, 六月十九为观世音出家, 而九月十九则为观世音得道之日(张观达著《炉峰香市》, 《绍兴百俗图赞》, 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年); 太湖渔民在北崑平台山祭禹王, 一年4次, 每次六七天不等, 以清明的一次最为隆重(见邹明成著《吴地的庙会》, 《江苏地方志》1993年第3期); 而丹阳赛王庙会一年中有7次, 恐怕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了。参见周志良著《闲话丹阳庙会》, 《古邑史踪》, 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

庙会生活的一个侧面,作为休闲生活方式的庙会,也应当从其信仰世界获得说明。对于日常生活与信仰生活的复杂关系,匈牙利学者阿格妮丝·赫勒(Agnes Heller)进行了简明提示:“宗教总是日常生活的组织者,而且常常是它的主要组织者。从根本上说,是经济活动决定生活方式和生活节奏,但是,除此而外,正是宗教塑造了为生存需要所支配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节奏。”<sup>[3](p101)]</sup>

按照信仰世界的逻辑,庙会旨在复苏神圣存在。在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神圣存在蛰伏在人们的思想深处,表现为常态的凡俗生活。神圣存在就具有这样的特质:“只有在人们的心灵将其表现为生活着的存在时,它才存在。当我们不再这样想时,它似乎就不存在了。”当日常经验的洪流逐渐湮没这些神圣存在的时候,如果我们无法把神圣存在重新唤回到我们的意识里,使它们得到再生,那么神圣存在便会很快陷入无意识之中。<sup>[4](p452-453)]</sup>从这里,人们得知,神圣存在需要人的帮助,正如人离不开神圣存在的帮助一样。每届庙会,人们便唤醒被弃置于意识角落的神圣存在,为其补充能量,加强对神圣存在的记忆;庙会结束,这一切又渐渐归于沉寂,直至下一次循环。神圣存在便以蛰伏—复苏的循环往复的方式存活于社会生活中。假使神圣存在亢奋不已,人们的常态凡俗生活便会受到干扰;但神圣存在无限沉默,长此以往便会离开人们的记忆。庙会就应和着这样的节律。庙会节律的根源何在?法国社会学家爱弥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指出:

膜拜的基本构成就是定期反复的节日循环。现在,我们已经能够理解这种周期性倾向是从何而来的了;实际上,它就是社会生活节奏所产生的结果。只有将人们集中起来,社会才能重新使对社会的情感充满活力。但是人不可能永远集中在一起。生活的紧迫性不允许人们无休无止地聚集,所以,人们只能分散开来,只有当他们再次感到需要这样做的时候,才会重新集合。正是这种必然的交替,才相应带来了神圣时期和凡俗时期的有规律的交替。<sup>[4](p457-458)]</sup>

涂尔干以宗教社会学的独到视角给我们的论题所提供的思想意义在于:(1)人们从“集中起来”到“再次感到需要这样做”(再集中)的间隔长度,即庙会年度周期的根源虽然不是信仰,但信仰却赋予其以社会心理上的合理的逻辑解释;(2)在作为民间宗教根源的“社会生活节奏”方面,涂尔干把“经济生活”排斥在外,但社会生活,或者更具体地说,社区成员的集体生活,事实上克服了乡土社会的疏离感,成为既定庙会周期的固化剂。

年度周期只是一个原则上的规定,事实上,由于各种原因,庙会兴衰不居。以一个县域来说,年度总会次的多寡一般与年成的丰歉成正比。嘉定每岁冬令,城乡均借酬神为名,酬资演戏,年岁丰稔演者尤多。<sup>[5]</sup>“尤多”之因,一是有些庙会不是年年举行,如定海东岳会“间数岁行之”<sup>[6]</sup>,逢到值年,总会数就增加了。二是有些庙会时逢丰年,花样翻新。如湖州南浔的东岳会,一般年月“士女集广惠宫及极乐庵烧香作会”,只有座会,而遇年丰则“额外”增加了游会,“引线灯作绣球、凉伞等形,争新斗艳,为他处所无。击钲鼓随之,游行市上,迎神出观。或为藏头诗句,任人商揣,曰‘灯谜’。旬余始罢,远近来观者甚众”<sup>[7]</sup>。三是丰年常有新的庙会涌现。1918年,常熟“秋收较丰”,次年,耿泾乡“农人于生计上稍减困苦,本年入春以来各村落之农人皆狂妄异常,以前数年之凄凉苦况陡然亡怀,于是有掉龙灯焉,演剧焉,不一而足”<sup>[8]</sup>。就说沿海朱泾桥兴龙寺素未闻有演戏情事,不意亦如法从事,与某戏班预订承揽,择日开演<sup>[9]</sup>。四是,有些庙会废而复兴。嘉定纪王镇向于七月三十日有网船会之举,自民国政府成立后,明令铲除一切迷信举动,故近几年来渐形淡化。1927年纪王一带,年成丰收,于是由庙董凌春孙(七区区长)重振旗鼓,一则庆年成之丰收,二则藉振萧条之市面。事前凌区长亲赴苏州办理绣制神袍及皇命八旗等,以资点缀,所费约二百余元。演戏四日,戏班为浙江田记大舞台,戏愿已由庙董四出捐募,拟从十六日晚起,逢三六九再将赛放花灯,预约至双十节前,大放三天三夜。<sup>[10]</sup>

## 二

从理论上说,庙会是神灵的祭日,可以是一年中的任何时间,但是,综观江南庙会,不难发现,庙会的举行具有很强的季节性。

太湖一带是蚕乡,农谚云:“小满动三车,谷雨两边蚕。”每年谷雨一过,蚕农们就要投入到饲养春蚕的劳作中去了。所以,这里的庙会多在清明至谷雨这段时间里举行。蚕农们借此一方面祈神赐福,求菩萨保佑蚕花廿四分;另一方面,也可在紧张的养蚕季节到来之前轻松一下。苏州城西崦山有东岳行宫,三月二十八日庙会,参加者以乡人居多,因名“草鞋香会”。赴会者清楚:“自是田事将兴,农家浸种,布谷催耕,无暇游赏矣”,因此,“是日,村民尽出游遨,看会烧香,摇双橹出跳快船,翱翔市镇,或观戏春台。其有荒村僻堡,民贫无资财,

亦复摇小艇,载童冠妇女六七人,赴闹市,赶春场,或探亲朋谋醉饱,熙熙攘攘,以了一年游愿。田家雇工客作之夫,亦俱舍业以嬉。”<sup>[11](p132)</sup>当凉秋八月,残暑初消,苏州城西的支硎、灵岩、虎丘、穹窿诸山,亦有“秋山香市”,“惟不逮春时香市之盛耳”<sup>[11](p264)</sup>。宁绍地区是江南区域的另一个重要的蚕乡,那里的会期与太湖流域具有基本一致的特点。绍兴乡谚咏“禹王庙会”和“南镇庙会”云:

桃花红,菜花黄,会稽山下笼春光,

好在农事不匆忙,尽有功夫可欣赏。

嬉禹庙,逛南镇,会市热闹,万人又空巷。<sup>[12]</sup>

在“浙江棉仓”的慈溪,下半年的庙会称“拦街”,季节性非常明显,五至九月份基本没有大的庙会。<sup>[13](p904)</sup>南京是棉区,汤山农谚有“三月上庙,四月种田”之说,根据1930的调查显示,庙会确系农历三四月间举行的多,秋天次之。<sup>[14](p87)</sup>

1930年南京汤山(棉乡)庙会年度分布

| 地 址 | 庙 名 | 会 期                      | 距汤山路程 | 备 注    |
|-----|-----|--------------------------|-------|--------|
| 汤水村 | 五圣庙 | 三月二十五日                   |       |        |
| 作厂村 | 作厂庙 | 四月十一日                    | 南三里   |        |
| 丁墅村 | 丁水庙 | 正月十五日<br>三月二十三日<br>七月十五日 | 南七里   | 每年举行三次 |
| 陈家边 | 扒灰庙 | 四月十七日                    | 北七里   | 不属汤泉区  |
| 陈家庄 | 羸秦寺 | 四月初六                     | 西十二里  |        |
| 坟头  | 坟头庙 | 四月十五日                    | 西十五里  |        |
| 小九华 | 九华殿 | 七月终                      | 东十五里  | 不属温泉区  |
| 杨家庙 | 杨家庙 | 四月初一                     | 南十五里  |        |
| 东岳庙 | 东岳庙 | 三月二十八日                   | 南十八里  |        |
| 华树村 | 南官庙 | 四月初七                     | 北十八里  |        |
| 东流  | 东流庙 | 三月二十九日                   | 西二十五里 |        |

蚕棉兼事的上海,四月之初,麦未登场,为农事间隙,浴佛会盛况堪比春节,青浦盘龙镇普门寺游人如织,有竹枝词咏其事:

四月初交人尚闲,游踪如海复如山。

不知客舫来多少,停遍龙塘水一湾。<sup>①</sup>

处于江南“边缘带”的浙西临安是山区,那里的会日同样应和着江南社会休闲生活的节律。县郊的东平会有两个会日:一是张睢阳的生日,七月二十二日,一为九月二十三日;比较而言,后者更为热闹,原因是:“九月二十三,田稻已大都收割,是一个比较闲空的季节。”<sup>[15]</sup>

概括而言,江南庙会主要分布在春季和秋季;其季节性特征是与区域生态环境和经济模式密切相关的。万市蠶米之乡大致如此,太湖渔民的庙会

时段亦与此一致。渔业生产,淡旺季泾渭分明,从清明开始,由旺转淡,成为渔业年度分界点,平台山祭禹会就在这段时间举行。庙会期间,一则重新组合搭档,组织生产;再则解除冬春捕捞的辛劳,探亲访友,集中消费。<sup>[16]</sup>

上述休闲式庙会依循着凡俗世界的社会经济规律,而笼罩着神秘气氛的庙会所服从的,自然是神圣世界的时空制度。七八月份里的庙会总是具有特殊意义的。祈雨会常常在夏日久旱不雨的时候。为向菩萨求雨,拣个黄道吉日,把当地庙里的菩萨抬出去巡行,因为是临时叫差,祈降甘霖,少不了要演戏相酬。按民间说法,农历七月里,各种怨鬼都从阴间出来扰乱阳间,所以要在这段时间为怨魂超度,拔邪求安。于是有城隍会,有盂兰盆会,有地藏王会,有敲锣会(青浦)等。<sup>[17]</sup>季节在这里显现出超乎寻常的特殊力量。如果说夏季是一个“鬼季”,那么,春季则是典型的闲季。同样是城隍会,在夏季举行,往往神圣而紧张;在春季举行,则常常凡俗而休闲。跟江南普遍的情况在些不同,苏州的城隍“三节会”(三巡会)以“清明赛会最盛”。《吴门画舫录》云:“吴中清明赛神,祀孤魂于虎丘厉坛。舟子藉诸丽品,以昂其船价。画舫鳞次山塘,尽一日之欢。西舫东船,伊其相谑。”要说有些神圣气象的内容,大概就是“十乡城内外土谷神咸集”山塘,“诸神咸执手版,谒城隍神”<sup>[11](p98-99)</sup>,有如凡俗官僚体制虚应故事罢了。是时,“各乡赛会都于此时会集”,成为清明城隍巡会的主体,而乡会则完全偏离了“致祭无祀孤鬼”的初衷。清人袁景澜《山塘观清明赛会》诗云:

东风绣陌吹香尘,莺花艳集苏台春。

冶游士女空巷出,山塘寒食看迎神。

重城雨过烟浮瓦,望里平芜绿盈野。

鸬舫争携映玉人,珊鞭轻试连钱马。

梨园嘌唱转新声,彩仗龙旗按部行。

肉雷几阵香衢轰,台阁童装故事精。

骈肩观者屯千百,大道红楼窗尽辟。

十里珠帘笑语声,画栏咫尺闻香泽。

桁杨充罪免身炎,箫鼓神牌引路开。

酒垆阮籍醉眠去,粉黛刘桢平视来。<sup>[11](p100-101)</sup>

完全是以“迎神”之名,行“冶游”之实;道子中“桁杨充罪”的囚犯算得上“神圣”之徒,但为了“免身炎”症,亦无“吊肉香”之举。以“神降日”或“神诞

① 按,青浦盘龙镇旁有水名龙塘。参见顾炳权著《上海风俗古迹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63—364页。

日”为会日的府城隍会也总是在“春阳”之日，“投充囚犯”者与山塘会相同，“别有粉墨面、僧尼容、乞丐相、邈妓态、憨无状，闾里少年所为喧哄嬉游也”<sup>[11](p116)</sup>。

### 三

庙会总是在具体而确定的时段内进行的，实际上，这也是岁时概念的应有之义。<sup>[18]</sup>

庙会日期一般是确定的，以神诞日或神忌日为标准；人为确定的庙会，自然也是神的授意。正月里湖州“烧香塔”时间由巫师择定<sup>[19]</sup>；诸暨九江山圣姑山于十月赛会，无定日，预期以玫问神<sup>[20]</sup>；吴县穹窿山出会日期，由段头与村民商议，计选三个好日，然后到偶像面前求签，择定一个，即作为出会开始日期。<sup>[21](p36)</sup>尽管禀承的是神的意旨，但从实际情况看，大多数会日不是铁律。四月初二是吴县东山城隍出巡后山的日期，1946年，天公不作美，到了初一下午二时，下起雨来了，高高的莫厘峰，被白雾替代了翠绿，大家都担心着明天的会期改不改。<sup>[22]</sup>看来是可以更改的。四月初八的浴佛会，无锡许多村镇“尼庵神庙亦多为会”；从经典佛教看，会日凿凿，但民间竟以“农务将兴，有先期而举者”<sup>[23]</sup>。

人为确定会日的庙会，总有一个大致时段。无锡甘露镇的“老寄爷”庙会，每年大致于三月底、四月初举行，由乡绅等商议决定两天为会日。<sup>[24]</sup>嘉兴连泗荡“网船会”在秋季为八月十四日；春季总在清明前后，如逢二月清明，就在清明后三日，三月清明，则在清明前三日。<sup>[25]</sup>鄞县的“稻花会”无固定神祇和日期，于早稻朗花季节（六月间）举行；青苗会在五月稻苗转青时举行。<sup>[26](p2843)</sup>

有些会日完全服从于乡村需要，在空间上次第相接，如余姚北部沿杭州一带的迎会日期，从东向西，依次例行。据《六仓志》载：“二月十三至十九迎观音礼拜，化龙堰以东，尽为斋地……三月十三至二十迎东岳礼拜，化龙堰以西，尽为斋地。”<sup>[27]</sup>定海秋间的乡间庙戏，“自夏徂冬，依地之远近次第演之”<sup>[28]</sup>。会日在空间分布上的这种特点，显然是适应农人“赶场子”的需要而出现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充实了乡村娱乐生活，减少了乡间单调生活的天数。

庙会会期平均3天。嘉善庙会活动时间至少1天，一般2至3天，最多不超过7天。<sup>[29]</sup>当然会期不是绝对的。定海“一庙之戏，如都神殿等往往多至十余日。”<sup>[28]</sup>1946年夏天，吴县东山城隍会

“一连有一个月光景；这些日子内，街道上，田亩中所碰到的，大多是在谈论着出会的新闻”<sup>①</sup>。

细绎江南庙会时段的基本规律，我们对近世乡土社会生活有了更清晰、更实际的认识。总体说来，乡村社会在社会关系上表现出“孤立和隔膜”状态：“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少。”但费孝通先生的结论是：“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sup>[30](p9)</sup>实际的社会生活图景确实更为丰富。庙会是江南乡村（甚至整个中国）最重要的休闲方式之一，近世仍然如此。庙会期间，社区间的往来陡然频繁，空间距离的缩短，首属关系自然加强。庙会活动（如庙戏等）本身给人们带来的娱悦自不必说，就是其间发生的花絮新闻，大量而快捷的信息传递就让农人们兴奋不已。为了“发散”这种兴奋，江南乡村社会有许多独特的方式：会日的确定就可以成为一项有趣的活动；会日的分布技巧也可以增加一定区域范围内的实际会期；会期前的殷殷期待和会期后的袅袅余韵与会期心情相连缀，大大减少了人们的“孤立和隔膜”感受。

由此可见，作为休闲生活方式的庙会节律，明显地体现出传统农业社会的特征。农民靠天吃饭，各种农事周期的“节奏点”是根据节气来安排的；庙会便被纳入了这种节奏之中。在这里，神诞日期是人为确定的，人在指挥神。这也使我们能够理解，庙会为什么总以农历作标准，因为，“这些古历测量时间的方法与现代日历不同，后者把年代划分为长度相等的月和日，古历是通过一些使时间持续性中断的节日和重要日子来使时间‘具有节奏’”<sup>[30](p57)</sup>。这是农民社会的生活规则。同时，我们对于近世以来知识阶层的艰苦启蒙，对于随着西方文化冲击而来的所谓现代性，对于中国社会的文化分层和城乡差异，也有了更具体、更准确的理解。

【收稿日期】 2001—10—18

【作者简介】 小田（1963—），男，江苏苏州人，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社会史研究。

① 青著《从迎神赛会说农民娱乐》，《莫厘风》第8期，东联出版社1947年2月1日。但据邹明成先生称，“吴地赶会人数最多、会期最长的庙会是金坛境内的三官庙会，自十二月二十四日至来春三月二十八日，长达3个月之久。”（参见邹明成著《吴地的庙会》，《江苏地方志》1993年第3期。）对此，我们作这样的理解应该比较符合实际情况：3个月是一个会期的绝对天数，但并不意味着与会者都是同一拨人，更可能是“你方唱罢我登台”式的轮流。

## 【责任编辑 映雪】

## 参考文献:

- [1](美)保罗·康纳顿. 社会如何记忆[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 [2]王世楨. 中国节令习俗·自序[M]. 台湾:星光出版社, 1981.
- [3](匈)阿格妮丝·赫勒. 日常生活[M]. 重庆出版社, 1990.
- [4](法)涂尔干.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 [5]嘉定县续志[M]. 铅印本, 1930.
- [6]定海县志[M]. 铅印本, 1924.
- [7]南浔镇志[M]. 清同治二年刻本.
- [8]预志连续演戏·掉龙灯愈掉愈盛[N]. 常熟日报, 1929—03—14. 常熟档案馆藏.
- [9]预志连续演戏·耿泾乡[N]. 常熟日报, 1929—03—14.
- [10]赛会演戏举镇若狂[N]. 嘉定新声, 1933—10—01. 上海图书馆藏.
- [11](清)袁景澜. 吴郡岁华纪丽[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8.
- [12]张观达. 嬉禹庙和南镇庙会[A]. 绍兴百俗图赞[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7.
- [13]慈溪县志[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2.
- [14]农民教育[J]. 1930, (2). 上海图书馆藏.
- [15]艾芊. 东平会日杂笔[N]. 临安武肃报, 1946—10—21. 临安市档案馆藏.
- [16]蔡利民, 陈俊才. 太湖渔民的保护神——夏禹[J]. 中国民间文化:第18辑, 上海:学林出版社, 1995.
- [17]赵叔豪. 记青浦之敲锣会[N]. 申报, 1926—01—28.
- [18]萧放. 岁时——传统中国人的时间体验[J]. 史学理论研究, 2001, (2).
- [19]钟铭. 湖州水稻种植习俗调查[J]. 中国民间文化:第10辑, 上海:学林出版社, 1993.
- [20]诸暨县志[M]. 清宣统二年刻本.
- [21]王洁人等编. 善人桥真面目[M]. 1935年.
- [22]看会人. 城隍出巡花絮[J]. 莫厘风, 1946, (创刊号). 上海:东联出版社.
- [23]锡金识小录[M]. 清光绪二十二年刻本.
- [24]祝永昌. “老寄爷”的祭祀习俗[J]. 中国民间文化:第11辑. 上海:学林出版社, 1993.
- [25]王水. 从田神向水神转变的刘猛将[J]. 中国民间文化:第10辑.
- [26]宁波市志[M]. 北京:中华书局, 1995.
- [27]邹松寿. 余姚庙会调查[J]. 中国民间文化:第5辑. 上海:学林出版社, 1992.
- [28]定海县志[M]. 铅印本, 1924.
- [29]何焕, 金天麟. 庙会风俗与群众文化[M]. 浙江民俗, 1983, (1).
- [30]费孝通.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 [31](法)H. 孟德拉斯. 农民的终结[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